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庚辰校本

妙玉

第四卷

修訂四版

曹雪芹 / 著

脂砚斋 / 评

邓遂夫 / 校阅

作家出版社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四卷

修訂四版

庚辰校本

作家出版社

曹雪芹 / 著
脂硯齋 / 評

邓遂夫 / 校订

目 录

第 四 卷

原第七册回目页	871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情赃 判冤决狱平儿情权	872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884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904
附: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924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936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949
附:第六十七回 愧土物顰卿思故里 讯家童凤姐蓄阴谋	957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972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983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997
原第八册回目页	1008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1010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1029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1044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1063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1092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1116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1142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1169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1199

附录一

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题记 …… 胡 适 1227

附录二

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 …… 胡 适 1228

附录三

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出版说明 …………… 1237

附录四

权威的瞎话 …………… 邓遂夫 1239

初版后记 想起了《尤利西斯》…………… 邓遂夫 1245

二版后记 让它长久地活着 …………… 1252

三版后记 …………… 1255

四版后记 终结版与初版的巧合 …………… 1259

〔原第七册回目页〕

石头记第六十一回至七十回
脂砚斋凡四阅评过

内缺六十四回 庚辰秋月定本

投鼠忌器宝玉情赃	判冤决狱平儿情权 ^①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校 注

①此一回目联语，上下联以“情赃”、“情权”相对，显然不合常规。但目前存世的脂本中，有此回目者一共七种（梦稿本此回缺前半，故无回目），其中己卯、列藏、甲辰本与此本同（列藏“权”字误“欢”），则足证此乃原历次定本中的回目原文无疑。戚序、戚宁本“情权”作“徇私”，是一种小改。以后的程高本将“情赃”、“情权”作“瞒赃”、“行权”，则算是后人所作的大手术了。目前的现代印本（包括俞校本、新校本）均沿袭程高本之改。这在“技巧”上或许更好些，可惜作者不顾一切特意标明的“情”字却被一扫而空，实令人惋惜。故本书仍存底本原貌。应该看到，作者本是先写出书稿，再分出章回的，而且直到生前最后这一次定稿，仍有个别回目不曾分开，个别回目联语不曾拟全。可见其拟写回目的工作还做得比较粗糙，或者说还只是一个聊可达意的“毛坯”而已，故似这等技术上的不够过细之处，实在是举不胜举，比起书中所拟诗词联语来，几乎有天壤之别。估计按作者的初衷，是要等到有朝一日他认为全书已经修改得比较满意了，才会来考虑对回目作通盘的修整。以目前此本的情况看，这一工作显然还没有来得及做。而且，从现存前七十九回书稿的回目联语来看，其自身的艺术水准就差异较大。有的内容贴切，词意新雅，对仗工稳；但有的却文不对题，语言拙劣，缺乏最起码的对仗技巧。将后者与书中的诗词联语对照，实难让人相信会出自同一个作者的手笔。颇疑作者当初分出章回后的原稿，或有不少暂缺回目，乃经稿本抄录者代拟。这些代拟的回目联语，有的经作者略作修改认可了，有的却来不及修改或另拟，而任其存留在定本中。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情赃 判冤决狱平儿情权^①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有什么疑的？别讨我把你头上的马子盖^②似的几根戾毛捋^③下来！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这小厮且不开门，且拉着笑说：“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时，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④（原误你应），随你干叫去。”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鷺鸡似的，还^⑤（原误不）动他的果子！昨儿我从李子树底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儿往脸上一过，我一招手儿，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见了。他离的远看不真，只当我摘李子呢，就戾声浪噪喊起来，说又是‘还没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还没进鲜呢，等进了上头，嫂子们都有分的’，倒像谁害了馋痲，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没好话说，抢白了他一顿。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不和他们要去^⑥（原误的）？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和老鸱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

小厮笑道：“暖哟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将来更^⑦（原误便）呼唤着的日子多，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捣鬼吊白的，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厮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哈，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们，快传你柳婶子去罢，再不来可就误了。”柳家的听了，不顾和小厮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

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那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柳家〔的^⑧〕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

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墨夹〕总是写春景将残。}说：“司棋姐姐说了，要碗鸡蛋，炖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样尊贵。不知怎的，今年这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儿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不容易才凑了二十（原作千）个来^⑨。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莲花儿道：“前儿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儿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混呛^⑩！你娘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浇头。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接急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别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

莲花儿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⑪（原误说）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上这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却为什么？前儿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小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你忙的倒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儿似的亲捧了去。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说我给众人听。”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别说前儿一次，就从旧年一立厨房以来，凡各房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说我单管姑娘厨房省事，又有

剩头儿，算起账来惹人恶心：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两只鸭子，十来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作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的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买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连前儿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来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这三二十个钱的事，还预备的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的赔。你拿着这个钱，全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又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赔的？”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带了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的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坐。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③〕，一顿乱翻乱掷的。

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

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方将气劝的渐平。小丫头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节说了。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一径到了怡红院门前。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远远的望着。有一盏茶时，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个，至跟前方看真切，因问作什么。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话。”小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园门了。”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了小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转烦你递与他就是了。”说毕，作辞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忽见迎头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之孝〔家的^①〕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儿陪笑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来我才关门。既是你妈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谎。”五儿听了，没话回答，只说：“原是我妈一早教我送^②（原误取）去的，我忘了，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妈错当我先出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说得。”

林之孝家的听他辞钝色虚，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几个丫头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见了这事，便说道：“林奶奶倒要审审他。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的不像，鬼鬼唧唧的，不知干些什么事。”小蟬又道：“正是。昨儿玉钏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寻露，还不知道呢。”莲花儿笑道：“这话我没听见，今儿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些事没主儿，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莲花儿便说：“在他们厨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带着众人来寻。五儿急的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了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辩去。”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

SHIJI SHIJI 1 1 1 1 1 1 1 1 1 1

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恐还有偷的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哥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待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儿那边，先找着了平儿，平儿进去回了凤姐。凤姐方才歇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平儿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儿唬的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这不该偷了去。”五儿见问，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平儿听了，笑道：“这样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拿你来顶缸。此时天晚，奶奶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儿我回了奶奶，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只得带了出来，交与上夜的媳妇们看守，自便去了。

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之事；也有抱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倘或眼不见寻了死，逃走了，都是我们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戏他。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①（原误睡）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

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撵出他们去，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一面送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平儿一一的都应着，打发他们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露了。袭人便说：“露却是给芳官，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袭人于是又问芳官，芳官听了，唬天跳地，忙应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说：“露虽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实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

因忙和平儿计议：“露的事虽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叫他说是芳官给他的就完了。”平儿笑道：“虽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如何又说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的露也是无主儿，如今有赃证的白放了，又去找^⑧，谁还肯认？众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露再无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⑨。你们可瞎乱说。”平儿笑道：“谁不知是这个原故，但今玉钏儿急的哭，悄悄问着他，他〔若^⑩〕应了，玉钏〔儿^⑪〕也罢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难道我们好意兜揽这事不成？可恨彩云不但不应，他还挤玉钏儿，说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发炮，先吵的合府皆知，我们如何装没事人。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又没赃证，怎么说他？”

宝玉道：“也罢，这件事我也应起来，就说是我唬他们顽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都完了。”袭人道：“也倒是件阴鹭事，保全人的贼名儿。只是太太听见又说你小孩子气，不知好歹了。”平儿笑道：“这也倒是小事。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别管，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我可怜的是他，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袭人等听说，便知他说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说：“可是这话。竟是我们这里应了起来的为是。”平儿又笑道：“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业障叫了来，问准了他方好。不然他们得了益，不说为这个，倒像我没了本事问不出来，烦出这里来完事，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⑫〕，不管的不管了。”袭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

平儿便命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不用慌，贼已有了。”玉钏儿先问贼在那里，平儿道：“现在二奶奶屋里，你问他什么应什么。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怜他害怕，都承认。这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我待要说出来，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⑬（原误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窝主却是平常，里面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样？若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这便求宝二爷应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别冤屈了好人。”彩云听了，不觉红了脸，一时羞恶之心感发，便说道：“姐姐放心，

也别冤了好人，也别带累了无辜之人伤体面。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与环哥是情真。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我一概应了完事。”众人听了这话，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

宝玉忙笑道：“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不用你应，我只说是我悄悄的偷的唬你们顽，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云道：“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平儿、袭人忙道：“不是这样说，你一应了，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那时三姑娘听了，岂不生气？竟不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且除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这事，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么，好歹奈到太太到家，那怕连这房子给了人，我们就没干系了。”彩云听了，低头想了一想，方依允。

于是大家商议妥贴，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往前边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所赠，五儿感谢不尽。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着^⑤（原误看）柳家的等够多时。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今儿一早押了他来，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并回明奶奶，他倒干净谨慎，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平儿道：“秦显的女人是谁？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⑥]的道：“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以姑娘不大相识。高高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钏儿道：“是了。姐姐，你怎么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婢娘。司棋的父母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平儿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说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儿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业障要什么的，偏这两个业障怙他顽，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瞅他两个不提防的时节，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这两个业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方细细^⑦（原误给给）的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头得了的，也曾赏过许多人，不独园内人有，连妈

妈子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又转送人，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之流的人。他们私情各相来往，也是常事。前儿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好好的原封没动，怎么就混赖起人来。等我回了奶奶再说。”说毕，抽身进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

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戴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①〕人！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苍蝇不抱没缝的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挂误的，倒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儿道：“何苦^②（原误若）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不施恩呢？依我说，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终久咱们是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③（原误舍）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乘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一席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说道：“凭你这小蹄子发放去罢。我才精爽些了，没的淘气。”平儿笑道：“这不是正经！”说毕，转身出来，一一发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此回联语，上下联以“情赃”与“情权”相对，在对仗上或不尽妥，但与本回内容较为吻合，且己卯、甲辰本与此本全同，说明原历次定本即如此。列藏本亦同，只是抄手误将“权”字写作了“權（欢）”，实乃“权”字繁体（權）之草书形讹。戚序、戚宁本或基于对仗考虑，擅改下联之“情权”作“徇私”。后来印行的程高本则另改上下联中二“情”字为“瞒”和“行”，使之成为“瞒赃”和“行权”。目前的各种现代校印本，皆沿袭程高本之改，实不妥（参见第七册回目页注①）。

②“马子盖”，原作“杓子盖”，且各本皆同，古今各种校印本亦同。今以借代字之例径改。这也是一个颇有些来历，却必须加以校正的名称。此处所谓“马子”，即俗称之为“马桶”，便器也；而“马子盖”即“马桶盖”，亦无疑义。但此处所谓之“马子盖”则是对一种头式的谑称，至今亦然。新校本对此注释甚详：“旧时儿童留头发的一种样式，四围剃去，中留短发，犹如杓桶盖。”问题正出在新校本径

依的这个“杓桶盖”的“杓”字上。因为从古到今,除了曾彼此书的各种抄本及印本以讹传讹地写作“杓子”之外,其他可以见到的书面语则从来都写作“马子”或“马桶”。“马子”二字至少在唐代就已经有了。《辞源》引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云:“汉人目溺器为虎子。郑司农(众)注《周礼》有是言。唐人讳虎,改为‘马’。今人云厕马子者是也。”明汤显祖《牡丹亭·闹殇》:“鸡眼睛不用你做嘴儿挑,马子儿不用你随鼻儿倒。”古时有没有“杓子”之称呢?也有,但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种东西。明张自烈《正字通》即云:“俗谓木片关定器物曰‘杓子’。”可见“杓子”乃是一种木栓类的东西。而且这个“杓”字还不能读成上声的“马”,而该读如去声的“骂”;其原初之义,则为“床头横木”(见《广韵·去声杓韵》、《玉篇·木部》)。

也许有人会猜测,脂评本上的这个误写(如果不将其视为借代)的“杓”字,会不会来自作者本人的原稿呢?至少以合理的推断来看是不可能的。目前所知经过辗转传抄的各种脂评本上的其他器物用字,曹雪芹均极讲究,而且看得出来,要把这些口语上习惯称呼的器物变成书面语,他显然经过了一番谨慎的查考工夫,不可能随意乱用。比起前文提到的“玻璃盒”、“瓠犀罍”、“杏犀盃”来,“马子”应该是更为简单也更为人们熟知的一种器物名称,曹雪芹不可能反倒误作“杓子”。但各脂本都非常统一地这样白纸黑字写着,又是怎么回事呢?答案很简单,应为原定本抄录者自作聪明的擅改,即给“马”字擅添“木”旁所致。这方面例子甚多,仅举与此回相联的第六十一回回目和正文中一再出现的“柘榴裙”为例,博学多识的曹雪芹,绝不可能把一个十分常见的“石榴”也错写为“柘榴”,而只会是原定本抄录者给“石”字擅添了“木”旁。从大量的版本现象中还可以看出,这位原定本抄录者(畸笏?),是一个比脂砚斋的文化素养差许多却又年高自负的人,他在誊录定本时不仅常常作出一些武断的删削或妄改,还以莫须有的理由“命芹溪(即雪芹)删去”书中某些重大情节(雪芹也竟然俯首听命地依从)。此处所举“马子”和“石榴”,本属极简单的常见之物,可能这位稿本抄录者觉得作为书面语是否太“俗”,便想当然地以和“木”有关而给“马”和“石”字都加上“木”旁。殊不知一加“木”旁,音义皆殊,就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东西——“杓”字已如上述;“柘”字则变成了桑树,读音也该读如“蔗”了。曹雪芹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但从现存的各古抄本来看,“柘榴裙”之误比较容易识别,所以除己、庚二本抄手对此依样画葫芦地照抄之外,其余各本都校改成了“石榴裙”。而“杓子盖”之语,虽在日常生活中常听到,出现在书面语中是否该这样写,可能一般抄手就略感生疏了,因而不致贸然改写,全都照抄不误。令人稍感诧异的是,从辗转传抄到后来整理付梓,其间经手的人,有案可查的进士及第高级知识分子便有两位——高鹗、戚蓼生,更别说道当今校订此书的众多饱学之士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把这分明写错(或视为借代字)的“杓”字“木”旁拿掉。当然,设身处地替这些前辈想一想,也许大都出于对这类小地方不甚注意之故。但即使有个别专家注意到了,恐怕也还有一层顾虑:“古人的用字岂能擅改!”一般说来,在校勘中对于古人著作中的特殊用字确实不能擅改,但首先得分清:是作者本人的原文,还是别人(包括稿本抄录者)妄改的文字。对前者,除了根据现行文字作必要的规范化处理之外,

一般说来是应该存其原貌的;而对后者,则必须在考订属实的基础上予以坚决铲除。这恐怕也是校勘学的题中之义吧。

③“扌”,除甲辰本作“揪”(属擅改),其余各本皆同。说明作者原文即如是。此处作这条校注的目的,并不在于辨别这个字的对错,而在于为其正音。“扌”,在目前的各种字词典中皆释义为摘取、扯拔之类,倒也不差,但注音均为 xián(个别的加注“又读 xún”),却值得商榷。《辞源》的注音最独特:xín、chán。前一注音可能是对《广韵》之所谓“徐林切”的坐实,但“徐林切”通常应与“寻”字同,音 xún 才对;后者则可能是对《广韵》“视占切”的坐实,且不说此音在《广韵》中出现的本身就有些可疑,即单就“视占切”(或如稍后的《集韵》所标“时占切”)的确切汉语拼音,也不应该注为 chán。所以《辞源》的两种注音都有问题。而《辞源》在注音上的最为特异之处更在于:它并不真正标注“徐廉切”的汉语拼音(这和当今的其他字词典可谓大唱反调),同时也不注“徂含切”的音(这可是此字出现于《方言》的最早的古音啊!因而摒弃此音的作法恰恰又给后来的其他字词典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此外,当今的字词典在另一个极端中走得最远的,则是近年出版的《古今汉语大字典》和《古今汉语大词典》——既谓之古今字词典,竟只注唯一的一种不知是古音还是今音的 xián。

细究起来,这个“扌”字在古字书和古韵书中的注音就已经比较混乱,这或许是因为当初各地口音差异之故吧。《说文》未收此字,大约当时还只在江南一带的方言中有此口语。此字最早大约出现在西汉扬雄所撰《方言》中,与稍后的《广韵》释义略同,谓之“取也”。《集韵》则曰“摘也”,亦义近。但其注音却很不一致:《方言》注“徂含切”,钱绎《方言笺疏》云:“音近蚕”;《广韵》则将其归入“覃”、“侵”、“盐”三个韵部,分别注为“昨含切”、“徐林切”、“视占切”;《集韵》大致与《广韵》同,只是又增加了一个“徐廉切”。归纳起来至少就该有四种读音:“徂含切”、“徐林切”、“视占切”、“徐廉切”。而实际上,《集韵》一反前人注音所推出的这个“徐廉切”,其来源最为可疑。而且由于它把此字和另一个释义为“汤中燠肉”的“𢶇”字连接在一起来加注反切音,便使后人将此“扌”字与“𢶇”字完全混为一谈。尽管《集韵》在“盐韵”之部给这个注反切音为“徐廉切”的“扌”字释义,并非“汤中燠肉”,仍然是“摘也”——这和该书分列于“侵韵”和“覃韵”而注音为“徐心切”和“徂含切”的释义“取”、“取也”的同一“扌”字,其实并无本质区别,与《方言》最初的释义“取也”同样没有区别,怎么就该读“徐廉切”了呢?不论《集韵》编纂者的本意如何,总之这个“徐廉切”的出现纯属空穴来风。可是当今的字词典除了《辞源》之外,又偏偏着重选取了这个来源最可疑的“徐廉切”(xián)来为其注音;极个别的(如《汉语大字典》)则加上一个“徐林切”(xún)。恰恰唯一被所有的字词典放弃标注汉语拼音的一个读音,正是《方言》最初引进此字的注音“徂含切(或谓昨含切)”。而从当时和现在南方各省一直在使用的此字本义来看,又恰恰与这个“徂含切”的读音最近。古之反切,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取其近似值,加上各地发音有差异,这个“徂含切”的字音到底该如何读呢?《方言笺疏》谓之“音近蚕”,说得比较有分寸。这或许因为后来的《广韵》、《集韵》都把“扌”字

的这个反切音由“蚕”字领头之故吧。但“音近”不等于音同。黄侃《蕲春语》对此字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解释：“吾乡谓杀禽兽已，纳之沸汤去毛，曰‘𦘔毛’，或书作‘𦘔’。”黄侃的故乡蕲春在今湖北省，著《方言》的扬雄故乡在今四川成都，二者地域相连，语言习俗亦相近。至今这一带地区仍保持着宰杀家禽家畜用滚水烫泡之后再拔毛的习俗，而且都把这样拔毛的方式称为“拳毛”（有的地方或称“钳毛”），这个“拳”或“钳”的读音，按扬雄、黄侃的文字规范便应写作“𦘔”——读音则是所谓“徂含切”而“近于蚕”者（试将“钳”字读如京剧或昆曲至今仍保留着的尖音，也的确“近于蚕”）。可见，作为“𦘔毛”之义的“𦘔”字，只能定位在这个“徂含切”而“近于蚕”的读音上，用现代汉语来对音，则应读如“钳”（qián）或“拳”（quán）——以曹雪芹用这个字所体现的江浙口音来看，读“钳”的可能性更大些。可是当今的各种字词典，大都将此字所有的义项统一注音为“闲”（xián），只有极少数加上了“寻”（xún）的“又读”音，却偏偏把其中最古老而且至今仍活跃在南中国大多数省份口语中而与“徂含切”近似的“钳”或“拳”的读音给抹杀了。这就既割断了历史，又违背了现实。不过新校本对此字的注音倒是体现了一种求实的勇气：“𦘔（xún 寻，又读 qián 潜）——拔（毛发）。”虽然对“𦘔”的“拔（毛发）”这一义项在注音上仍有点本末倒置，毕竟注意到了有此“又读”之音，且与当今的各种字词典无形中唱了一回反调，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④“应你”，据各本改。

⑤“还”，据各本改。

⑥“去”，己卯本同误，列藏本缺此字，据其余各本改。

⑦“更”，据各本改。

⑧“的”，己卯本同缺，梦稿本则缺本回前半回的大部分文字（下同不另注），从其余各本补。

⑨注意！此批于不经意间，实透露出作者对人物命名之象征手法一直贯穿始终。二小姐名迎春，却有丫头名莲花儿，便谓之“写春景将残”，实耐人寻味。从表面意义看也很吻合：莲花始开于农历四月，岂非“春景将残”乎？

⑩“好容易才凑了二十（原作千）个来”，据己卯、戚宁本改“十”字，其余各本同作“千”。以前后文分析（尤其是紧接之后文，莲花去揭起菜箱，虽果有鸡蛋，却只“十来个”），柳家的说“今年鸡蛋短的很”，昨儿四五个买办出去才“好容易凑了二十个来”，这样才较合情理。迄今可考最可能直接过录自雪芹原定本的己卯本亦作“二十个”，应该是可信的。因为该本抄手不可能反将从作者处借来的底本上更显大家气派的“二千个”，擅自缩小一百倍。而其余各本的一般抄手，之所以会将“二十个”擅改为“二千个”（列藏更是改为“三千个”），则正是因为在他们心里存着一个过高估计的“大族”概念，尤其看到写的是“四五个买办出去”（戚序、戚宁更将其擅改为“四五十个买办”），所以才把昨日所买鸡蛋的数字无限夸大，而改“十”为“千”。其实，书中对此写得很明白：“昨儿……四五个买办出去”并非专为买鸡蛋，而是“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可见乃顺道采购一点鸡蛋，却因今年鸡蛋短缺，在亲戚家附近暂时只买到二十来个。而且昨日实的“二十来个”，到今天

只剩了“十来个”，前后文也是讲得通的。

⑪“混呛”，己卯、戚序、戚宁本同。甲辰本作“浑罄”，列藏本作“混噙”。此本第七回“那是醉汉嘴里混噁”，和这里的“混呛”应该是义同（此本及己卯本此语的前后文字差异亦同）。到了第七十五回，此本又有“胡噙”之语，看来也是同义的。程高本后来将此三处之“噁”、“呛”、“噙”皆统一作“噁”字，自然也都可以。有点奇怪的倒是新校本，第七回底本原作“混噁”，反依他本改为“混呛”；而此回及第七十五回底本分别作“混呛”和“胡噙”，却又反依他本改为“混噁”和“胡噁”。对底本所分别出现的“噁”、“呛”、“噙”，既不是作规范化的统一校改，又似故意在每一处都跟底本拧着干，委实令人费解。本书则按基本可通即力求保存底本原貌的原则，仍以底本各回不同的原词语为准。

⑫“谁”，己卯本同误“说”，据其余各本改。

⑬“去”，据各本补。

⑭“家的”，己卯本同缺，据其余各本补。

⑮“送”，从戚序、戚宁本改。列藏本缺，其余各本同误“取”。

⑯“衾”，据己卯、甲辰、列藏本改。戚序、戚宁本无这段文字，乃因“一夜”二字重出而跳看夺漏。

⑰“说”字后，原多“是”字，己卯本同，列藏本另有异文，从其余各本删。

⑱“又去找”后，原多“谁”字，从列藏本删。其余各本同有此字，实乃原定本誊录时误写之衍文。历来各校印本均未删，并在“谁”字后加问号，作“又去找谁？”看似可通，却与前后文抵牾。

⑲“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这是继此本第三十回金钏让宝玉“往东小院子里拿环哥儿彩云去”之后，再度将原与贾环“合得来”的丫鬟“彩霞”混作“彩云”的令人注目之处。自此至下回所叙有关此事的诸情节，无不如此。直到第七十二回旺儿之子强娶彩霞，才又恢复到第二十五回“只有彩霞还和他（贾环）合得来”的情节线索上，并写出因“彩霞心中与贾环有旧”，而欲设法拒绝旺儿之子这门亲事等诸般情节。参见第三十回注⑨。

⑳“若”，据各本补。此字明系此本抄手夺漏无疑，虽属虚词，却有损整句话之语意，故须补。新校本未补此字。

㉑“儿”，己卯本同缺，据其余各本补。

㉒“偷”，据各本补。

㉓“素日”，己卯本同误“意思”，列藏本缺此二字，据其余各本改。

㉔“着”，列藏本缺此句，据其余各本改。

㉕“家”，己卯本同缺，据其余各本补。

㉖“细细”，据各本改。

㉗“治”，据各本补。

㉘“苦”，据各本改。

㉙“含”，据各本改。